

樂書卷第四十七

周禮訓義

春官

小師

鼓曷曠上

小師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埴簫管絃歌

大司樂以雷鼗鼓鼗鼗禮天神靈鼓鼗鼗禮地示路鼓

路鼗禮人鬼則鼗於鼓為小而其音革所以兆奏鼓

者也書曰合止祝敔詩曰鼗磬祝圉則祝以合之敔

以止之而其音木所以節衆樂者也埴其形負其

音土樂之所待以和鳴者也簫管則其與細其音竹

樂之所待以備舉者也小師所以教堂下之樂如此

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小師所以教堂上之樂如

此樂記曰聖人作為鼗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簧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然則小師之教瞽矇止於鼗鼓祝敔壎篪管弦歌而不及鐘磬笙簧與舞者不言笙簧以籥蕭管見之不言鐘磬瑟舞以弦歌見之小師所言不過聲立目形器之末節而舞又樂之極而樂成焉非小師所及也若夫大師之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豈特末節而已哉

大祭祀登歌擊拊

拊之為器犀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搏拊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故也既謂之搏拊又謂之擊拊者拊之或擊或拊拊聲小大之辨書以擊石拊石為磬聲小大之辨意亦如此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為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祭祀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奏之而已

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道以無所因為上以有所待為下管之為器有所待而聲發焉非若歌之出於人聲而無所因者也故管為之堂下之樂儀禮曰下管新宮是也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鞀之尤小者也下管擊應鼓蓋言稱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

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鼓謂之應大祭祀下管擊應鼓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鞀亦此意歟儀禮有司徹卒暮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語曰以雍徹蓋大祭祀告利成之後有司徹室饋饌禮之終也徹必歌雍樂之終也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大饗之禮不入牲其他亦如之諸侯大饗之禮下管象武徹以振羽則王之大饗可知矣然小師下管止於擊應鼓非若大師播樂器令奏鼓鞀之為備也小師登歌與大師同徹歌與大師異者豈以徹歌為祭祀之末非大師所當親歟小師之於大師猶樂師之於大司樂大師及徹帥學士徹尊故也小師徹歌卑故也

大喪與廢

大師大喪帥瞽廢樂器作匱謚小師大喪與廢也作匱謚又非所與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大師所掌大祭祀大樂事而已凡小祭祀

與焉此小師大祭祀登歌所以與大師同小師不與

樂事鼓鞀所以與大師異也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

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壘在其北大射有朔

壘應壘有瞽之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鞀則朔

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

無鞀周禮有鞀無朔猶儀禮之玄酒周禮之明水名

異而實同也鄭氏以應鞀朔為三鼓未必然也鼓鞀

小師之職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地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
繼之以金錡和鼓以金鑼節鼓和鼓者鼓獨而和之
節鼓者鼓行而節之陰始於和陽中於節小師掌六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所謂節者以節聲音也所謂
和者以和聲音也爾雅曰和樂謂之節徒吹謂之和
其和節與小師同其所以為和節異矣小師掌先王
六樂五聲八音之節與其和者不過即六樂聲音之
自然以輔之而已傳曰舞所以節八音也記曰鐘鼓
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故語聲音之節則凡所謂舞者
舉矣語聲音之和則凡所謂鐘鼓者舉矣大師掌六
律六同皆又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至於聲音之節
與和特其小者耳此所以掌之於小師歟大師凡六

祭祀大饗大射大喪皆帥瞽小師不吉帥何也曰序
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貳焉大夫以智
帥人之大者士則事人而微故也樂師言帥大胥小
胥不與焉豈樂師亦以大夫而大胥小胥亦以士邪

瞽矇

鼓矇掌播鼗祝敔填箛管弦歌

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聾瞶者其神在目不在耳故以
之司視而掌火瞽矇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之司
聽而鼓樂其使人也可謂器之矣傳曰黃帝使神瞽
考中聲夏書曰瞽矇奏鼓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詩曰
有瞽有瞽矇矇奏公國語曰矇矇修聲則瞽矇之職
自古以固然非特周也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
料鼗雖有大小不同其播而不建一也小師掌教鼓

鼗鼗瞽矇眡瞭止於播鼗不及鼗則鼗為樂之君而鼗特北奏鼗而已鼗大而鼗小小師主以樂教而鼗則主鼗樂而非教樂者也豈小師摠其大瞽矇專其小故邪然瞽矇非特掌鼗而已抑又掌祝教管焉故於鼗言播以別之

樂書卷第四十七終

樂書卷第四

周禮訓義

春官

瞽矇

眡瞭

鼗目矇

詠誦詩世莫繫鼓琴瑟

世帝繫必以瞽矇掌之者以五帝不相訟樂故也琴瑟必以瞽矇鼓之者以其修身故也世莫繫故書為世帝繫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是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春秋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大司樂以九德之歌為禹樂然則九夏得不為禹之

大夏乎大師掌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德與詩者大師所教而歌不與焉掌其歌而役於大師者惟瞽矇而已蓋大師役人者也瞽矇役於人者也瞽矇役於大師正於小師是役之者有以帥之故也正之者有以教之故也

眡矇

眡矇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鑄皆南陳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笙鍾之樂蓋鍾磬之應歌者爲頌鍾頌磬應笙者爲笙鍾笙磬記曰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然則頌鍾頌磬

雅琴頌琴之類豈非合雅頌之聲然邪頌磬與春秋傳歌鍾同意笙磬與詩笙磬同意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哉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詩曰鼗磬祝圉蓋鼗堂下之樂也磬堂上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眡矇以播鼗爲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言鼗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亦是意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曾中正眸子矇焉曾中不正眸子眊焉火燎曰燎火之明也日矇曰矇目之明也眡矇之職以三百人爲率府史胥徒不與焉則其眡之明其本非不同也所異者末流之派別而已故其明雖與瞽矇異而瞽矇實賴之是以凡樂事又使之相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工相者此也樂

之事有大小言凡樂事則大小無不在所掌矣。眡瞭所掌如此，非瞽矇所及也。故止於修聲以役大師而已。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小胥正樂縣之位，所以辨名分。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所以備聲。用眡瞭掌大師之縣，則大師之職實。職樂縣而眡瞭特掌之而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八音而鍾磬居二焉。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其音莫不協五聲，其聲莫不協律。同實在大師，名在眡瞭。互備故也。樂縣之制，天子用宮，其形圓，諸侯用軒，其形曲。大祭祀宿縣，天子之制也。入門而縣興，諸侯之制也。後世禮廢，樂壞，諸侯僭天子者有矣。大夫僭諸侯者有矣。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諸侯之僭禮也。春官疏曰：曲縣大夫之僭禮也。

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

爾雅曰：旅，眾也。陳也。師旅之旅，非常陳也。必待乎瘞，故旅祭之旅亦非常陳也。必待乎災，故禹貢曰：荆楚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洪水為災，然後旅其神而祭之。彼於山祭，猶若是。况國有變故而祭之，其可不謂之乎。掌次王六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由是觀之，旅固有大小。大則禮隆，小則禮殺。是大旅之禮莫若天帝之為至也。故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具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

邱所用不以金版所秉特兩圭有邱而已則其禮殺
可知也司尊彝大喪存莫彝大旅亦如之喪旅之禮
也眡瞭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廢其樂
器大旅則陳之喪旅之樂也眡瞭喪旅之樂一也於
言大旅亦如之笙師喪祭之樂大同而小異故樂
於喪言廢於旅言陳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誅之豈
其僭行之乎

賓射皆奏其鐘鼓

禮有五賓居一焉藝有六射居一焉因賓而射禮
焉賓射之禮也因賓射而樂作焉賓射之樂也鐘
凡射王奏騶虞罇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賓射亦
如之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

安能以中推此則賓射而眡瞭奏鐘鼓使夫與射之
賓循所奏之聲莫而後發發而不失正鵠而賢不肖
觀矣夫射有三大射也賓射也燕射也司裘於王共
虎侯能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大夫共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之侯也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已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
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豨侯二正賓射之侯也梓人張
五采之侯是已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燕射之侯也
梓人張獸侯以息燕是已大射有鵠猶賓射之有正
射飾其側猶賓射之有皮賓射側皮而中五采大射
側中皆皮其側同其所異者中而已賓射之樂眡瞭
奏之大射之樂大司樂令之燕射之樂樂師帥之

警愷亦如之愷音

鑄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鑿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鼓鼓然鼓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鑿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曰五通為發明三鑿之制大率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鑿鼓凡守備及從事者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鑿鼓鼓役事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鼓鼓之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鑿鼓鼓之皐與鑿字殊而理一考工記鞀人為皐鼓春秋傳曰魯人之皐又曰皐下隰詩曰鶴鳴于九皐則皐為下隰之地其土濕以緩

故皐與鑿皆有緩意其名鼓不亦可乎大旅之祭比大喪為輕故先言大喪而大旅亦如之鑿愷之樂比賓射為輕故先言賓射而鑿愷亦如之然軍之警夜以鑿所以同憂戚者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者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眡瞭奏鐘鼓以樂之則人人孰不出死斷亡而愉哉

樂書卷第四十八終

禮記卷第四十九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同

磬師

典同

與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
器

陽六爲律自黃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爲同自大呂

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故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

轉故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

乾位西北氣覆而爲天衆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

而爲地衆陰之主也然天雖爲衆陽之主而有陰焉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



地雖為衆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
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於卦為震
坎麗乎坤者於卦為離為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
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而已
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
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為者也
即人為之聲辨自然之聲而為樂器此揚子所謂作
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音而為陽一
生二則耦而為陰二生三則陰陽參和而為冲氣三
生萬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
中聲以為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尚象記曰聲樂
之象也即十有二聲以為樂器得不為制器尚象者
乎典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異於聲故

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
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破聲散險聲歛達聲
聲籥回聲衍侈聲符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古者鳧氏為鍾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
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
拚弁則鬱長角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遠
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鍾鼎之齊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
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所制有
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弁之

過其聲一歸正緩之中和而已記曰樂者中和之紀
荀子曰樂之中和也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
之以制度律均鍾左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
彈矣然則樂器之尚中聲其已久矣古之制樂器始
於伊耆氏以葦為箛以土為鼓箛則三孔而中聲通
焉土則冲氣而中聲鍾焉由是推之辨十有二聲雜
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豈不信哉周景王將
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非之失是故也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
昔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十有二律命管接鑄金作十
有二鍾故為樂器莫不以律為之數度以鍾為之齊
量故言十有二律則知聲之為鍾言十有二聲則知
律之為管樂記先王作樂而言律呂之度數考工記樂
氏為量而言聲中黃鍾之宮蓋本諸此別而言之律
與同異合而言之同亦律而已此所以以有十二律
之說也不言十有二鍾而言聲者鍾於八音為金金
於五行為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
鍾也

凡和樂亦如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
而上者之道寓之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而不離
於數度雖非齊量而不離於齊量其為數度也即十
有二律而已其為齊量也即十有二聲而已非特樂
器為然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者此
也先儒謂調其故器豈其然乎古者上農掘土出金
上工磨石出玉琨瑤篠簜齒革羽毛而樂器備矣樂

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由此觀之先王本道以制樂器因器以導樂凡為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樂器雖多其能外乎八物哉大師於樂器言播亦播八音之意也伶州鳩曰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推此可類舉矣

磬師

磬師掌教擊磬擊鼗編鐘

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人為磬尚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尚聲以盡意而已故舜命夔典樂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磬之為器其音石其卦乾其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為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於方有西有北於時有秋有冬於物有

有玉以分有貴賤以位有上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謂其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尚聲可知矣書之言球必以鳴先之者亦此意與磬師所掌不過教詆曉擊之而已詆曉言掌擊笙磬頌磬則鐘舉矣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則鐘磬皆在所編也於鐘言編則磬舉矣鐘磬常相待以為用國語曰金石以動之是也有編者必有不編者存焉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特則離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鍾可知矣荀卿言縣一鐘戴禮言縣一磬言特縣鐘磬如此

則編鐘編磬亦可知矣爾雅曰大磬謂之馨大鐘謂之鐃豈特縣者乎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縣者也鐘之特縣有鐘師掌之其不言宜矣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古之制也後世加以四清而先儒有編縣二八之說不亦悞乎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豈亦周之樂師歟孔子擊磬於衛而荷蕢者謂其有心是不知孔子擊磬於衛欲其辨父子君臣之名而正之非有心於為已故也

樂書卷第四十九終

樂書卷第五十

周禮訓義

春官

磬師

鐘師

磬師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縵之為樂操之而敬縱之而慢在始學者為易習比朝祭為尤慢雜聲之和樂者也凡祭祀用焉非大祭祀之時也儀禮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蓋人君之於天下其智足以知避就知出入則可以樂矣嚮明而治體天道在南方之時出而與萬物相見者也嚮晦入燕息體天道在北方之時入而與萬物相辨者也入而與物

辨則無爲也。以飲食燕樂而已。燕樂之樂雖施於賓客。凡房中亦用焉。磬師雖非主教。縵樂燕樂然其鐘磬而磬師實豫教之。開睢之詩曰：樂得淑女琴瑟友之。繼之以樂得淑女鐘鼓樂之。豈古房中之樂邪？房中之樂未嘗不用鐘磬而鄭氏以爲不用焉。是不考磬師之過也。

凡祭祀奏縵樂

人之於樂有奏者有奏之者。磬師凡祭祀以鐘磬奏。縵樂非奏者也。奏之者而已。磬師以鐘鼓奏。縵樂而鐘師又以鐘鼓。鼓之者凡作樂皆曰鼓。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歌謂之範。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寒。以至鼗琴鼓瑟。取鼗鼓缶皆以鼓爲別。縵樂謂之鼓不亦可立。

鐘師

鐘師掌金奏

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左傳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撻。則和於物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蓋鐘之爲器於物爲金於方爲西。秋分之音也。其輕重有齊。多寡有量。小大有宜。其音有適。先王以鳧氏爲之。鐘師掌之。奏之以爲樂節而已。鐘師掌金奏而不及金奏之鼓。鑄師掌金奏之鼓而不及四金之音。聲有鼓人之職存焉。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而府史胥徒皆在所統。謂之鐘師不亦宜乎。鐘以止聚爲義。先儒謂鐘之爲言動也。疎矣。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械夏鷺夏

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械夏公出入奏鷺夏蓋王者之於天下出而與物相見則粲然有文明之華功業之大然多故常生於豐大之時而無故每見於隨時之義則其出而與民同患又不可不思患而預為之戒也禹作九夏之樂本九功之德以為歌而夏書曰勸之以九歌憚勿壞曷嘗不先患慮患而戒之哉且天下之民以王為之君九夏之樂以王夏為之君故王出入奏王夏尸非神也象神而已然尸之於神在廟則均全於君是與之相敵而無不及矣故尸出入奏肆夏牲所以食神實以召之也神藏於

幽微而有以召之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亦昭乎故牲出入奏昭夏外之為出內之為納四方之賓或以朝而來王或以祭而來享非可却而外之也容而納之係而屬之安賓客悅遠人之道也故四方賓來奏納夏東南為文西南為章則章者文之成明之著也人臣有功不錫樂以章之則其功卒於黜闇不明非崇德報功之道也故臣有功奏章夏古者將祭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致精明之德可以交神明矣故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之侍王內朝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合族之道不過是矣故族人侍奏族夏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非特於禮為然樂亦如之是以先王於樂

未嘗不以戒示戒焉故客醉而出奏械夏大射公入
鷲則公與王同德爵位莫重焉然位不期驕而驕至
祿不期侈而侈生則自放驕傲之患難乎免於身矣
是以先王之於樂未嘗不以鷲示戒焉故公出入奏
鷲夏蓋禮勝易離樂勝易流九夏之樂必終於械鷲
者以友爲文故也若然尚何壞之有乎詩言鐘鼓既
戒與此同意九夏之樂有其名而亡其辭蓋若豳雅
豳頌矣國語曰金奏肆夏禮器曰其出也肆夏而送
之蓋重禮也郊特牲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
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玉藻言君子
佩玉行以肆夏春秋襄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燕
禮奏肆夏由此觀之夏之樂天子用之於祭則送逆
尸用之於享則逮元侯其施於身則行步登車佩玉
而已以其所以施於身者行於祭享之間蓋重禮也
諸侯謹度於王有臣道焉制節於國有君道焉故燕
禮與賓入門而奏肆夏以有君道也兩君相見奏肆
夏可也若夫以君而享臣爲臣而用之豈先王之禮
哉此晉侯以享穆叔春秋所以譏之趙文子奏於家
郊特牲所以非之也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爲鐘其
聲尚角上工磨石以爲磬其聲尚羽故磬師掌教擊
磬未嘗不及鼓要之磬師以磬爲主故以磬先鐘鐘
師以鐘爲主故以鐘先鼓然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
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
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爲先庸鼓次之周詩以鼗鼓
爲先惟鏞次之是故鼓大驪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
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鐘從之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而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以爲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爲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禮記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又曰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蓋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爲主有鄉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爲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

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凡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去燕樂乎以儀禮考之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盃故有酬幣燕亦如之又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食之禮既同則其樂亦不嫌於同矣以鐘鼓奏九夏則奏燕樂以鐘鼓亦可類舉矣鐘陰聲也五一天則陰陽和然後萬物得在樂則鐘鼓應然後八音諧故獨鐘不能以和聲獨鼓不能以成樂是以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人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然則於論鼓鐘其義豈不深且遠哉凡祭祀用樂亦方以所謂不用焉祭義曰禘有樂而嘗無樂是也凡饗食用樂亦有所謂不用焉郊特牲曰饗有樂而食無樂是也周制四時之祭有祠而無禘其食又以樂侑之則禘饗有樂而食嘗無

樂非周制也奏樂先祭祀後鄉
食者禮莫重於祭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終

樂書卷第五十一

周禮訓義

春官

鍾師

笙師

鐃師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鄉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因而飾之以禮樂
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
飲禮燕禮行而君臣之義明矣鄉飲禮行而長幼之
序明矣故凡射上自王侯下逮卿士莫不各有所奏
焉大射之禮鍾人以鍾鼓奏陔夏鄉射以鼓奏陔夏
諸侯尊以鍾鼓奏之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蓋自王
達於士其奏射樂宜皆以鍾鼓為節不然九夏之樂

安得並以鍾鼓之乎。既瞭賓射奏其鍾鼓是也。然王道成於騶虞，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大夫奏之可也。至於采芣，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王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一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沉樂乎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掌鼗鼓縵樂

古者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鼗，旅師於將帥為卑，其執鼗鼓其鼓之卑者，與樂記曰：鼗鼓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

子聽鼗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蓋本諸比考之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爾雅曰：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先儒以應為鼗，則鼗與鼓比建而鼗常在左矣。鍾師鼓縵樂而擊鼗以和之，蓋縵樂於朝祭為慢，鼗於衆鼓為卑，以鼗鼓和縵樂，夫是之謂稱。

笙師

笙師掌教歛竿，笙埙箛簫篪篥。

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竿之為器，三十六簧，是皆美在其中，而宮聲出焉。埙之為器，平底六孔，內虛而上銳，其音土，其形負而天地冲氣存焉，以至三孔之簫，二十三管之簫，八孔之箎，五孔之篪，併吹之，管無非道中聲。

也故笙師掌而敝之此言敝笙詩言吹笙鼓簧者敝以龠為主而貴中聲吹以口為主而尚人氣故也春牘應雅以教械樂

械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故笙師教之必先敝笙笙墳籥篪簫篴者所以作之也繼之春牘應雅者所以節之也曲禮曰春不相樂記曰治亂以相言牘應雅則知春之爲相於相言春則知牘應雅無非春也牘猶簡牘之牘殺其聲而使小者也應猶鷹之應物因其聲而應之也雅猶佳而且順放淫邪而正之也笙師之教械樂有春以相之牘以殺之應以應之雅以正之確乎鄭衛不能亂也儀禮鄉飲賓出奏陔鄉射賓興奏陔燕禮大射賓醉奏陔先儒以陔爲械則陔械字殊而義一其示戒一也九夏以此終而行禮

亦至是終焉豈書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天子會諸侯卿大夫士之射必飾以禮樂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禮故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鐃皆南陳鄉射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采芣采蘋而歌笙間不與焉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燕禮笙入立于縣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即是推之燕射之禮均用鐘笙之樂則祭祀與鄉食用之亦可類見矣凡祭祀饗射與燕而笙師共鐘笙之樂者蓋笙師摠而合於上府史胥徒之類共供之於下儀禮所謂笙一人豈笙師歟所謂衆笙豈府

史胥徒 之類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和非笙無以倡始笙非
和無以成聲笙必入于縣中者以有鐘磬之縣而笙
獨處中與之相應故也磬師有笙磬之樂笙師有鐘
笙之樂相與聽事合治故也後世以竿笙巢笙和笙
為三笙失之遠矣

大喪斂其樂器及葬奏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師之於樂器大喪則斂之而不作以不聽樂故也
及葬奉而藏之以葬也者藏故也大旅則陳之饌處
而已不必泣縣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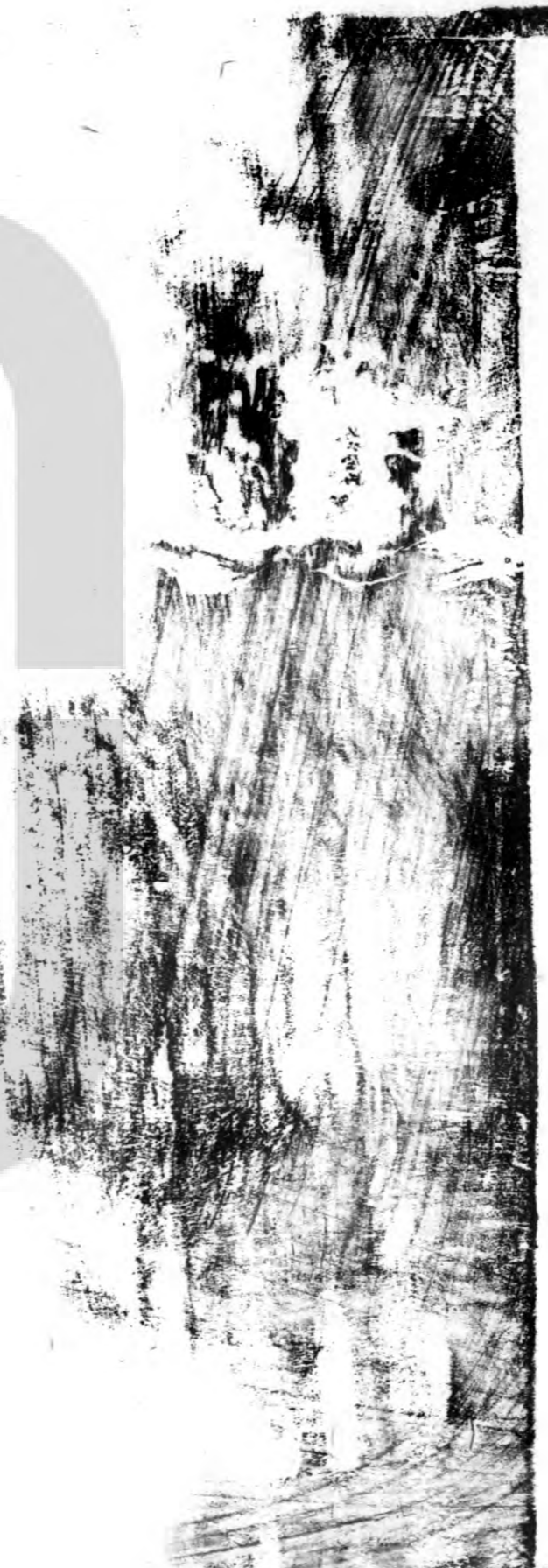
鑄師

鑄師掌金奏之鼓

周人名官多以小見大故鑄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鑄

師猶守廟祧謂之守祀典同律謂之典同也今夫細
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大鈞無鐘甚大有鑄鳴其細
也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鑄大鈞宮商
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鑄則鑄小鐘也晉語左氏鄭伯
嘉納魯之寶鑄晉人賂魯侯歌鐘二肆及其鑄韋昭
杜預皆以為小鐘言歌鐘及其鑄則鑄小鐘大可知
鐘師掌金奏則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則小鐘也鄭康
成曰鑄如鐘而大孫炎郭璞釋爾雅大鐘謂之鑄鑄
亦名鑄不亦失小大之辨乎許慎曰鑄鑄于之屬所
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鐘師掌金奏之鼓蓋有金而
無鼓不足以作樂故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晉
鼓鼓金奏居一焉然則鑄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

樂書卷第五十一終



樂書卷第五十二

周禮訓義

春官

鑄師

鍊師

旄人

鑄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乾之為卦位乎西北之維而於物為金玉金陰精之

純而直乎西其材從革其声始隆而終殺先王鑿之

以為鍾玉陽精之純而直乎北其材不變其声清越

以長而無殺先王曼之以為磬古之作樂磬常後於

鍾而鍾又大於鑄鍾鑄皆以金為之而其磬未始不

相應均謂之金奏可也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

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

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
一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兩雅
曰大鍾謂之鑄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凡樂象成
以民功爲大大謂之鑄以其能考大功故也小謂之
棧以其声淺且柞故也大而不鑄小而不棧其声輕
疾而以剽名之與楚人以相輕爲僇同意大射禮鍾
先而鑄後則先大後小鍾鑄處磬鼓之間則声常與
磬鼓相應故鍾師奏九夏眡瞭掌播鼗擊磬未嘗不
以鐘鼓况鑄師掌金奏之樂而不以鼓乎由是觀之
鐘鼓之於樂猶君之於國父之於家也一國之事必
本之君一家之事必本之父然則凡樂事必本鐘鼓
可知矣鍾師言以祭祀饗食而不及賓射者以鍾師
奏九夏未嘗不及賓凡射奏騶虞之類未嘗不及射
故也鑄師言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
之而不及燕者燕禮之縣有鐘磬而無鑄故也考之
序官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鑄
師則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是
鐘之爲器重以大其官屬不得不多鑄之爲器輕以
小其官屬不得不少也抑又鑄者迫也而其字從薄
迫則其量小薄則其舉輕則鑄爲小鐘明矣昔黃帝
鑄十有二鑄加五音以詔英韶後周亦以十二鑄相
生擊之聲韻克諧則鑄鐘之小者蓋編縣之器非特
縣者也先儒以之爲特縣豈誤以爲大鐘邪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

古者行軍止則以車爲營衛動則以之勝敵固足以
包軍矣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取之六鄉六國取

之三鄉以在敵國二軍小國一軍要皆取足包敵而已軍大獻奏在樂而言凡者非兼侯國之軍特天子之制也凡為王敵所憐者獻功於王而王使獻之於社則歸功於神而已謂之大獻與苟有所獻者異矣軍大獻獻者之職也使罇師鼓其愷樂受獻者之事也凡軍之夜三鼗皆鼓之守鼗亦如之

天以日月為晦明日月以晝夜為分晝日出為晝而於卦為晉日入為夜而於卦為明夷序卦曰明夷傷也傷之者至可不思患而預為之戒乎鼓人凡軍旅夜鼓鼗軍動則鼓其衆眠瞭宵射皆奏其鐘鼓鼗鼗愷獻亦如之凡軍之夜三鼗罇師皆以金奏之鼓鼗之然則備守之鼗雖非施於夜其鼓金奏之鼓亦視諸此眠瞭先鼗後愷以其能與同憂然後可與同樂也罇

師先愷後鼗以其雖主於獻功其樂又之備也

大喪廡其樂器奉而藏之

罇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之吉禮鼓其大喪之凶禮歛其樂器其奉而藏之器也吉凶之禮雖異而其樂器固未奏與歛而已

罇師

罇師掌教罇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

一之為數道之所生德之所由以伏而為朱達之上則一陽升而為以舞大武則赤罇以舞不過武事奠以作六師左傳謂罇章之附

亦如之之內則一焉舞者朱干詩曰罇鼓有大事豈兵服而

以鞅韜之服作六師則鞅師所教
豈特舞東夷之樂而已哉朱子以
象德之末樂至以舞別所樂之始
豐光盛大之時足以講此故無
不出乎動德之容而已故本德
末德之舞教之於鞅師豈非本
鞅師之於鞅樂非特以言教之
以身帥其屬而舞之蓋鞅師下
以二下士帥十有六人而舞則
之舞又可知矣鄭康成謂如鞅
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為

旄人

凡四方以舞而仕者皆不在

舞為武事言矣
德之本亦鞅以
祭之大成者也非
一踏厲有節要之
舞教之於六司樂
上未在下之意邪
至於祭祀大饗又
二人舞十有六人
德而已此為末德
之樂別是鄭司農
聖者之喋皆臆論也
舞仕者屬焉

三樂師以六舞教國子之小舞旄
之樂三人操犖牛尾而歌八闕
操之以舞矣旄牛之尾舞者所
犖牛之毛卿士所設以標識者
也夷樂非華夏之樂也旄人之
凡四方以舞而仕者皆不在
人而舞者衆寡無幾此特是
教也古者有常產之民有問
產之民也教樂者皆以
不舉夷樂也
內自華夏
為一家
凡祭祀宿

舞居一焉昔葛天氏
以操之以歌未有不
以指麾猶旌旗注
散樂非在官之樂
非特教舞是而已
獨焉故旄人下士四
之而已未必皆在所
民在官之樂猶常
猶教之則教無微而
不逮夫以散樂之微
行乎其中夷夏有不

凡祭祀饗食奏樂者旋人也奏之則樂之變盡於此矣

凡祭祀賓客舞樂之則形之動靜性術

樂書卷第五十二終

樂書卷第五十三

周禮訓義

春官

籥師

籥章

龔養氏

籥師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

明堂位曰賈梓士鼓韋籥伊耆氏之樂也籥之為器如笛而三孔主中声而上下之春分之音也三孔則冲氣出焉春分則陰陽中焉此律呂之所由生也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素饗之祭是已成乎竹周人以之教陔樂是已詩之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樂既和奏鼓鐘日以雅以南以籥不借春秋書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公羊

曰去其有吉者存其無吉者以是考之籥之爲樂笙
鼓資之然後和奏雅南資之然後不僭一要宿於中
吉而已聲之所謂文者如此羽之爲物物得之以自
飾人得之以飾物舞者執籥於左而鼗之秉羽於右
而舞之其容一應乎聲而已容之所謂文者如此籥
師掌教國子有在於是豈非上以贊大司樂之教大
舞下以成樂師之教小舞邪爾雅曰大籥謂之箏中
謂之仲小謂之筠籥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
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
不至於太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籥
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籥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
出乎中矣而廣雅有籥七孔謂之笛之說豈得會
音之說而遂誤乎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鄉食則亦如之大喪獻其樂
器奉而藏之

大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
儀統而言之賓客皆以禮待之分而言之以禮待賓
以儀待客則賓尊而客卑矣敵主者賓也休戚利害
同焉承主者客也休戚利害異焉大宗伯以饗燕之
禮待四方之賓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饗賓
客之饗食亦如之別之則賓客鄉食未嘗或同合之
則賓客者饗食之人饗食者賓客之禮未嘗不會而
爲一也蓋王之於諸侯有主道焉諸侯臣之於王有
客道焉所謂賓者不過諸侯爾故上公饗禮九獻食
禮九舉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
饗禮五舉而諸男如之則諸侯之臣亦可類見矣祭

祀賓客饗食之禮如此則所鼓之樂亦可知矣古之
舞者未嘗不節之以鼓詩曰箜篌舞笙鼓又曰鼓咽咽
醉言舞鼓其羽箜篌之舞則執其羽箜篌習其俯仰屈伸
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節夫然
以事鬼神而祭祀以待賓客而饗食而箜篌師能之則
其職業修舉可知然箜篌師鼓羽箜篌之舞則文舞而已
干戚之武舞不與焉者以掌箜篌為主故也司干掌舞
器則武舞而已羽箜篌之文舞不與焉者以掌干為主
故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箜篌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箜篌師學戈箜篌師承贊之仲尼
燕居曰夏箜篌序興則夏箜篌者用夏翟以為箜篌舞也周
之時皆以箜篌羽舞文樂而文王世子使箜篌師學戈豈
夏商之制歟

箜篌章

箜篌章掌土鼓函箜

土之為行天五其生數也地十其成數也水之為行
天一其生數也地六其成數也土成於地十則足以
勝水使地十反於天一有復本反始之意也禮運曰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蕡
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蕡
桴葦箜篌伊耆氏之樂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為蜡蜡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人聚萬物而索饗之主先嗇而
祭司嗇也土爰稼穡而黍土產也坎為豕而豚水畜
也燔黍以為飲捭豚以為食雖曰禮之初始於此然
亦即此而作樂焉則樂亦始於此矣蜡祭之禮蕡桴
土鼓葦箜篌之樂皆起於伊耆氏彼土為索饗之祭亦

因土反其空水歸其壑之時行報本反始之禮焉然則籥章用土鼓籥籥以致報本反始之義亦祖述乎此也且蜡之祭也王先嗇而祭司嗇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周家王業本始於后稷後世因之以行禮蓋有由始也杜子春以土鼓為瓦鼓而以革飾之是不知伊耆氏之世未有范金合土之制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

中春晝擊土鼓歛籥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歛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風雅頌合而為詩成而為章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蓋詩者由聲之所止也籥者中聲之所出也土者中聲之質也焉籥章所歌者籥詩新擊者土

鼓所歛者籥籥之道暑迎寒必本中春晝由秋夜祈年祭蜡必歛籥雅頌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歛之中聲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為中和之紀矣今夫籥雅頌之名雖存其辭與義亡之矣鄭康成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女心傷悲迄及公子同歸為籥風自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至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為籥雅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為籥頌固哉鄭氏之為詩也然則雅頌天子之詩也籥可得而有乎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故文武之功實起於后稷既追王以天子之禮亦必追以天子之樂其用天子之詩不亦宜乎暑言逆主之也寒言迎客之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声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
用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弓以助時
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柷離
持鉦以助時殺北夷之樂曰柷持楛以助時蕪皆於
四門之外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舞緩弱而淫襲
南夷之舞躡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轉而不節北夷
之舞沉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舞如之則声
歌可知其不言舞者以蘇師旄人見之也先王之於
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不可亂華哇不可亂雅蓋示
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北夷谷之會齊人奏之孔

子所以却之歟然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
王制推之被髮文身為東夷雕題交趾為南夷衣
毛為北夷至於西夷則被髮衣皮而謂西方曰狄鞮
則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鞮則去毛以為革有去彼
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無非矣楊雄所謂東鞮
亦是意也匈奴謂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土
婁之壤婁土而聚之木婁之樓婁木而構之然則革
婁之鞮豈非婁革而為之乎由是觀之鞮婁蓋四夷
所履也記禮者以之名方周禮以之名官非特所履
為然蘇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
樂不可得而詳所可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明
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公羊
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蕞爾之國亦得用

之乎以為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天下可也以為廣魯於天下是魯魯公僭亂之心非遠也言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張大其言以冀後世歎旌人言人疑駁言氏又何也曰春秋之法凡繼世者皆稱氏凡微者皆稱人微者稱人如齊人曹人伐宋齊人衛人伐鄭之類是也若夫稱氏所配固不一矣姜氏子氏以氏配姓李氏臧氏以配族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減赤狄潞氏以氏配國母氏聖善以氏配親言士氏以氏配尊旌人稱人微者故也駟駟稱氏非繼也別旌人執師而已

樂書卷第五十三終

樂書卷第五十四

周禮訓義

春官

典庸器 司干 大祝 司巫 女巫

典庸器

典庸器 司干 大祝 司巫 女巫

莊子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通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蓋得也者德也德則幾道而未全於道以其未能不知其然故也揚子曰其其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橫橫兵征四方以也由此觀之先王之於遠人豈事征伐為哉以謂以德來之而不吾懷也然後用征伐以勝之得其之則傳之為臣妾得其

物則藏之為庸器春秋傳季氏以所得齊兵作林鍾而銘魯功得非庸器之謂乎庸器以有民功為主而藏之為可久樂器以同民心為主而藏之為可樂二者均以典庸器掌之言庸器則樂器在其中矣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虛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廡筍虛

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虛見於文則文同同筍古者以梓人為筍虛鍾虞飾以贏屬磬虛飾以羽屬器異異虛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而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虛則植之而設以業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虛此不維攢賁鼓維璫有聲業設虛崇牙樹于前堂位曰及后氏之龍葉

與由是推之筍虛之制非特高而已有之自夏后氏也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虛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百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善有記受亦足考信矣古者祭祀設筍虛以顯先王之業陳庸器以昭先王之功饗食賓射亦然君子敬則用祭器之意也典庸器之於庸器無事以藏之為善有事以陳之為貴其於筍虛也吉事設之以飾喜凶事廡以飾哀筍亦為廡者竹生於東南故也虞亦為廡樂出虛故也

司干

一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所舞則受之賓亦如之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先王因象以制器由器以

明象則聖人制作之意豈徒然哉周頌維清奏象舞
則舞器雖於樂為末亦未嘗不尚象而為之也故文
舞以象德武舞以象功形異必異名分異必異守凡
為器皆然况文武之舞乎司干掌舞器者也祭祀賓
饗之際舞者既陳則以器授之既舞則受而藏之此
言禮所以異於凶也大喪則廢之既葬則奉而藏之
此凶禮所以異於吉也諸子凡樂以舞器主教國子
之出言之與凡舞者既陳異矣司干司干盾祭祀授
樂者兵不言受之以司干見之也凡稱樂器聲音之
器以十有二律
凡稱舞器形容之器也聲音之器以十有二律
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形容之器以干戚
武以羽籥節其文書曰舞干兩階郊特牲
設錫冕而舞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

大武皮弁素績揚而舞大夏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
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曰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詩曰日之方中公庭萬舞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蓋干戚武舞之器羽籥文舞之器而
器豈武哉然武舞之器干飾以朱所以象事戚飾以
玉所以象德或以干配戚記所謂干戚以舞之是也
或以干配戈記所謂春夏學干戈是也或以干配揚
記所謂弦歌干揚是也然干之為器所以自衛非所
以伐人也武舞以自衛為主此鼓人舞師所以先兵
舞君舞所以重摠干各官所以用司干也言武舞之
器如此則文舞之器亦可知矣故舞社稷以帗四方
以羽旱暵以皇四夷以旄無非文舞之器也或以羽
配旌記所謂飾以羽旌是也或以旌配狄記所謂旌

狄以舞之是也或以翟配籥簡兮之詩是也文舞陽也陽主聲武舞陰也陰主形干則形也武舞莫先焉籥則聲也文舞莫先焉此鼓羽籥之舞所以名官以籥師也於文舞言禘則武舞必襲矣於武舞言冕則文舞必弁矣武舞言萬舞則文舞不必禹人矣文舞言八佾則武舞可知矣公羊言八佾舞大武可也以朱干玉戚為舞大夏不亦誤乎

大祝

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大司樂尸出入令奏肆夏牲出入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蓋祭祀逆牲逆尸之時令奏肆夏昭夏在大司樂其令以鐘鼓奏之者大祀而已彤弓之可天子所以饗諸侯者也始言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辨言鐘鼓既設一朝右之祭饗之禮均令以鐘鼓之右亦如之豈饗而右之邪與享右祭祀之右同意先儒以右當為侑未必然也

司巫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昔湯有七年之旱設為雩祭以禱之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榮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饒夫與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由是知雨雩之祭為大旱而設號嗟而請之者歟爾雅曰舞雩雩也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曹其然乎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女巫無數而舞之凡以達陰中之陽使雲徂而雨作矣雖然非以為得求焉與民同憂以文之故也穀梁以得雨為雩不得為旱與杜預以雩為遠誤矣春秋上下二百

四十年間書大旱二書大雩十有九何大旱少而雩多邪今夫國大旱然後雩則春秋書雩多非大旱而為之抑又僭天子之禮而行之也其稱大譏其僭也與書大事于太廟同意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其為旱亦小矣小旱則小祝寧之而已不必帥巫而舞也帥巫而舞其為大旱可知矣若夫穆公素不有憂民之心迨天不雨然後欲暴愚婦之巫而望之母乃已疏乎記曰雩禱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禱論語舞雩於春服既成然則雩祭或春或秋遇旱而為之非有常時也左氏必以為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仲夏龍見之時非常旱之月也趙氏言凡祈澤曰雩則是稱大國備雩也勤民之祀也故誌之母乃已失乎爾雅

虹也蜺為挈貳蜺蜺謂之雲

孟子曰若大旱之

雲也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

之貳氣雄謂之虹

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霓陰物也

陰陽和而既雨則

散而霓見矣雲則有氣可望雷

則有形可望此大

民所以望之也蜺蜺陽物也陽亢而旱暵至矣舞

雩之時也因以名之不亦可乎

等之時也因以名之不亦可乎

女巫

巫辛曠則舞雩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善陽和則為兩陽既亢矣陰莫能下之則為旱陽為

難矣陰莫能制之則為曠曠雖為旱其非太甚者也

猶未為大旱焉中谷有蕓之詩言曠其乾矣繼之曠

其翰矣終之曠其濕矣旱曠之謂也雲漢之詩言旱

既太甚蓋隆蟲繼之則不可推則一不可沮終之龜

勉是去散無友紀大旱之謂也大旱則司巫帥羣女
巫而舞之旱曠則不必帥之特女巫無之而已舞師
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曠之事蓋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風陽物也皇陰物也旱曠之禮以皇無之亦助達陰
中之陽之意也魯以南門為雲門董仲舒有閉南門
之說是皆溺於陰陽者流非經意也

樂書卷第五十四終

樂書卷第五十五

周禮訓義

夏官

大司馬

掌固

射人

諸子

大僕

司戈盾

大馭

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鑼鏡之用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帥執提旅帥執鞶卒長執
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之節

鼓鐸鑼鏡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王執路鼓軍事
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諸侯執賁鼓則執事焉
軍將執晉鼓則將之事有進而已師帥執提則鄭氏

以爲鼓之有柄者然無所經見旅帥執鼙則卑故也
率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鐸以通鼓也公司馬
執鑼以節鼓也故陽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卑者
執之止鼓則與陽更用事焉故率長執之通鼓節鼓
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蓋大司馬之職
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
自王侯至於旅帥所執異鼓自卒長至於公司馬所
執異金尊卑莫不有辨進止莫不有節教成於四時
之田功收於四方之戰則兵常寓於農戰常寓於獵
以守則固以征則強而常適中焉由此其本也軍政
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所以一
人之耳目也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
耳目也豈非師之耳目在吾鼓旗邪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鉦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
功則厭而奉主車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若師有功左執律示居
而不用之意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
之若師不功厭而奉主車示悲哀而泣之之意由是
觀之先王之於兵不得已而用之夫豈樂於殺人爲哉

掌固

掌固書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鼙以號戒

古者軍法立則三表車則三發徒則三刺令則三鼓
戒則三闕然則掌固掌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凡守
者受法焉書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鼙以號戒者皆
推用兵之法而爲之以守則固以征則克其致一也

射人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
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獲二容樂以
騶虞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五節二正

天子諸侯尚威孤卿大夫尚才士尚志威以服猛為
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之才以
除害為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之士
以有志四方為能以勝夷狄之守為善而豸胡犬也
故士賓射之侯以之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
麋大夫升以虎豹士用鹿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
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
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

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為禮所以異大以
分守也天子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
謂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
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司裘以
侯賓射亦二侯畿內諸侯以
四耦則三侯六耦矣昔晉范宣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方
能如禮故也典命凡國家宮室車
九為節侯伯皆以七為節子男皆以
之禮也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
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者
不及王者為諸侯以下制故也射
者士卑無嫌故也

者士卑無嫌故也

卷五十五

三

射

諸子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胥之職也故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諸子之正舞位不必以版也特戒令治而已凡祭祀賓饗舞者既陳而授舞器司干之職也故既舞則受之諸子不必既受也特以其器授之而已文王世子曰不舞不授器司兵祭祀授舞器豈不在與舞之時乎

大僕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窮達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庶子

路鼓之建於寢猶晉鼓之建於軍也吳與越戰載常建鼓豈軍將所執之鼓歟鼓人以路鼓鼓鬼直曰僦達窮者與遽令亦用之豈王所執之鼓歟鼓人言詔王鼓大僕言軍旅田獵贊王鼓戎右詔贊王鼓先儒謂王擊一面大僕戎右佐擊兩面惟前一而不擊觀此則路鼓四面可知矣

司戈盾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戈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天生五材而兵居一焉舞有四等而兵居首焉蓋兵之源發於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矛屬春戰屬夏戈屬秋鍛屬冬各適其用而已五兵之用有施於車者有施於步者戈及戟首矛夷矛施於車者也無夷矛而有弓矢施於步者也授舞者兵則施於步者非施於車者也故大僕王射則贊弓矢

大司樂王射詔諸侯以弓矢舞然則武舞之器豈特
朱干玉戚哉弓矢亦在其中矣然干以立戈欲倒弓
欲弛矢欲止而武又欲止戈焉司兵司戈盾皆授舞
者兵而寓意於此夫豈以樂殺人為苦哉
言既舞受之則以干見之也

大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行以肆夏以采齊凡馭
路儀以和亦為節

爾雅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
謂之走曲禮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則行
於步為敬趨於走為緩也釋草云蒺藜一齊藟實姚
莖涂齊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一齊藟實姚
車涂之間其老則為大其實則為藟
早則一而薺

一則齊焉所以致一

一則味苦而薺則甘焉所以反

一也一在木下

一在木上為末詩曰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則物之

可采不過其末而已采薺則所采

雖末而未始離於

凡馭如之老子曰君子終日行

不離輜重不離於

故也車非能自行也亦非能自

趨也其行其趨不以卒疏數疾徐之節若有數存於

其間凡以馭得其往而已故王之玉路行以肆夏而

示易以敬趨以采齊而示齊以一故記曰行中規旋

中矩和焉中采薺也白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右

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蓋古人升車以和之音

為節行步以環佩之

也大馭則自堂徂門

以入序之故其異如以采薺肆夏皆古逸詩名當時

奏之爲樂音者也。齊爲物，古人固采之，以致味而
實祭用焉。其詩之采也，采蘋之類也。先儒以齊當爲
楚，齊之齊是，不知詩之楚茨之茨與音異矣。

樂書卷第五十五終



